

道光己亥年新鐫

春秋經傳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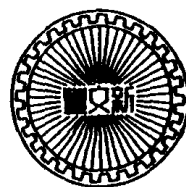
附名號歸一圖

汪氏重刊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九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考證及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附考證(二).....

晉杜預撰

正誼齋 一

春秋公羊疏殘七卷.....

後蜀馮繼先撰

續古逸 三四七

春秋摘微一卷.....

唐徐彥撰

南菁書院 三九三

春秋會義十二卷.....

清李邦獻輯

芋園 四〇三

春秋經傳集解

成公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晉侯使

卻曄來聘己丑及卻曄盟卻曄從父兄弟夏季孫行父如

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

卻曄來聘且泄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聘之聲伯之母不聘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一

之母叔肝之妻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嬖昆弟之妻相謂為

不聘無媒禮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

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

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

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

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

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

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卻曄文子交而盟晉之君其意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上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王侯之族王使劉子復之盟于

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

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以前晉邠至與周爭鄆

田鄆邠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

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邠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二

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蘇氏即

秋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傳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在傳二狐氏陽氏先處之狐陽陽父而後及丁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得之晉侯使邠

至勿敢爭傳言邠至宋華二善於令尹子重又

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繹伐成而使歸復令

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

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

卻驪盟秦伯于河西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

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得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瑣澤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

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

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

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三

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

恤舊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

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也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

無克胙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

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

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

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也卻

至將登堂金秦作於下擊鐘而驚而走出子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相見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

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其儉享有禮薦設凡而不倚而盈而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不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相與共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四

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

竊侵欲不已爭奪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

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

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

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

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鄆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呂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同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

廬卒于師五同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五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

命致孟獻子曰邠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邠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

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邠錡卻克子故曰弱

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

于社不敬肅宜社之內也盛以服器故曰肅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心

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

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情弃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

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

魏錡子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六

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

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傳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傳十五年秦亦

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

躬擐甲胃跋履山川車行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

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

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二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秦時無

諸侯盡諸侯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

為不弔不見蔑死我君寡我襄公也送我殺地好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緄氏縣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晉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

之師在傳三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闕克歸楚求成王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楚穆襄即世康靈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七

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翦我公

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螽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螽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

我河曲後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

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曰絕好及君之嗣也君亦不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

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入我河縣楚

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芟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

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

微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

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

十一年中屬公之命君又不祥詳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隳齊答加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

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八

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

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子楚三王

三公子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聒就寡人疾亦痛也寡人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寧

以寧靜豈敢微亂微亂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使執事實圖

利之傳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

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士燮將上

軍庚代荀郤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荀荀營佐之代趙

趙旃將新軍代韓郤至佐之代趙郤穀御戎欒鍼爲

右郤穀郤至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乘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

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曹宣公卒于師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九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迂晉侯于

新楚迂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成肅公卒于瑕終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

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反

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

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子班子

伯之喪二子皆曹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李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

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之

不義不義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

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孫

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

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秦伯

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列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十

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犛送

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建大國必安民

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衛侯饗

苦成叔成叔甯惠子相相佐禮惠苦成叔傲甯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

不情傲乃萬
福之所求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 秋宣伯

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

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郭許人平

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九月僞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不微

也謂約言以記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

汙謂直言其事盡其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以為懲勸非聖

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十一

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冬十

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

衛國也夫吾不獲鱣也使主社稷鱣衍之母弟大夫聞

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寶寶置也戚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

器孫氏邑盡寘諸戚援為襄十四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三月乙巳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第宣十八年廷癸丑公會

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工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公至白

無無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

宋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不書氏明宋魚石出奔

楚公子曰夷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

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

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許遷于葉許畏鄭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主

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及梁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

執某侯稱人示眾不然則否謂身犯諸侯將見子城

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

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

楚將北師侯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望之有晉楚盟在十二

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允信

以守禮禮以底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楚子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

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

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公孫師為司城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向帶為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主

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

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

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

及六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華元大功克晉楚之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

成劫子反以宛宋圖言其賢華元也

不桓氏雖亡必偏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講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喜師非桓族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故使攻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

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

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則決睢澮澮水淮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三 成公 古

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

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晉三

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樂弗忌晉伯州犂

奔楚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十一月會吳于鍾

離始通吳也始與中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

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夏四月辛

未勝子卒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

隨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

陵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公至自會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

自京師為晉侯所放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九月晉人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莒邱晉地舍之莒邱明不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十有二月乙丑

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無傳伐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

武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伐宋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鄭人覆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陵夫渠洧

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晉侯將伐

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荀偃將上軍

荀偃佐之代荀荀偃將下軍卻至佐新軍

荀偃居守荀偃下軍佐於是卻犇代趙卻犇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早讓有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十六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

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足

睦周旋不逆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得所上下和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是以

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教厚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也此戰之

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瀆

齊盟不詳而食話言信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而

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十七

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於鄢陵范文子

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故道在宣十二年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數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

弱今三彊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元則憂盍釋楚以

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竿其軍吏

患之范匄趨進傳王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

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

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郢郢喧合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太

而加郢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闕心人恤其舊不

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巢車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

幕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

竈而爲行也夷平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禱請於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黃皇楚嗣椒子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黃皇意異

黃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三震下坤上日

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此下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賊也

南國勢賊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淖泥也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右步毅即彭名御楚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九

其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

以其族夾公行族強故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大任謂元帥之職

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部曲為離局

焉黨潘尫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射于王王怒曰大辱國幾其不詰朝爾射死

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必楚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

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弋弋言一發以一矢復命而中卻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

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

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恐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開猶近也不敢拜命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十

使者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

厥從鄭伯從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

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從之乘而俘以下二年齊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蒯聵胡曰謀略之余

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

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弋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

正乃死敗者大謂軍大勝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楚師薄

於險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

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

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

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

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

以暇暇閒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三

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

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旦而戰見

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卒乘補死繕甲

兵繕治展車馬展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秣馬利兵秣脩陳

固列固堅蓐食申禱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王

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

不能見穀陽子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食楚果范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日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

楚師還及瑕瑕楚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

徙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

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

孝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徙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對曰雖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圭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令己側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

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壞魯邑齊衛皆後非獨宣伯通於穆姜穆姜齊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

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隕申宮微備申勅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後晉楚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

隨謀伐鄭也鄭伯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墜

墜以待勝者之勝者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

以主東諸侯主齊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

卽世在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

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

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

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弑殺之罪侯

前年會于威曹伯在列盟君唯不遺德刑也以伯諸侯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七月公會尹

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

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

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伯叔孫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

而後食言其諸侯遷于制田樊陽宛陵縣知武子佐

下軍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遂

侵蔡未反侵陳蔡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

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于

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

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

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邱公還待于鄆鄆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親魯甚於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注若去

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

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

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

之密邇仇讎仇讎謂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

卻曄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

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

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

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是弃善人

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

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俱為美所指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成公

襄一年豹始見經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使立於

高國之間位止僑如日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

卿傳亦終言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

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溫季溫季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而求掩其上稱已之伐怨

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夏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將慎其細也

今而明之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

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

主而猶先尹單身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陵柯陵鄭秋公至自會無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

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息來乞師無傳將冬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狸十一月無壬申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邾

子獲且卒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

滅舒庸同盟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成公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國為秦所滅時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

屬晉後屬周高氏在陽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侯

鄭大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

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晉范

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鄭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

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

還還楚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閼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言閼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

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漸

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

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鬼索備孟子訪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

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毛

召鮑國而立之國索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

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

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

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長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我與已瓊瑰

食之瓊瑰珠也食珠玉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源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

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從流也中為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

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齊

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

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 成公

天

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土嬖言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

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

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

一轅轅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

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聞以取勝也使

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

以歸子筏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